



《长江画传》/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/江苏人民出版社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/2026年1月

一卷长江画 半部华夏史

读《长江画传》

□刘金祥

长江是亚洲最长河流、世界第三长河,也是流经中国国土范围最广的河流。当这样一条物理意义上的浩荡巨川,演变为一部以图像为主体的传记之书,它便不再只是自然维度上的地理存在,而是一幅可以被翻阅、被凝视、被沉思的文明长卷。《长江画传》以300余幅图像与18万字,完成了对长江文明从地理到人文、从历史到当代的全景式书写。

《长江画传》最具特色之处,在于它让图像成为讲述长江故事的主角。以往的书籍,文字占据绝对主导,图片不过是点缀;又或者沦为单纯的图录,缺少文字的串联与解读。《长江画传》打破了这种二元割裂——文字为线,图画为珠,以线串画,以画映线。编纂团队从一万多幅图片中反复遴选,最终只留下三百余幅。这些图像来自故宫博物院、中国国家博物馆、南京博物院,乃至卢浮宫、大英博物馆等中外文博机构,许多珍贵文物图片是首次面世。它们不再是文字的附属,而是独立的叙事者:良渚的玉琮沉默地诉说着五千年文明的曙光,三峡的险峰在宋人山水间兀立,江南的舟楫摇曳于明清画卷的烟波之中。每一幅图都是一个凝固的时刻,而当它们被精心编织进长江的叙事线索里,便汇成了一条流淌的图像之河。翻阅此书,如同乘舟而下,从青藏高原的冰川到上海崇明的人海口,图像如两岸风光次第展开:巴山蜀水的雄奇、荆楚大地的浑厚、江南水乡的温润。这不是一段被动的观看,而是一场主动的航行——图

像引导着目光,目光牵引着思绪,思绪在数千公里起伏跌宕。

《长江画传》的文字并非书斋里的凭空撰写。执行主编贺云翱从上世纪80年代起深耕长江文化;2023年项目立项后,他带队从青海奔赴上海,沿长江干流实地走访,部分河段更是先后踏访四五次。2024年至2025年间,他大半时间都奔波在调研路上,经常连续出差,连夜赶路,清晨便开展文物遗存的观察与记录。

这种以脚步丈量江河的方式,赋予这部作品独有的“温度”。贺云翱提及,三年田野调研途中,他每日坚持撰写日记,累计写下数十万字:“这些日记里,都是碎片化的想法、瞬间的感悟,慢慢攒起来就拼成了我对长江文化更完整、更真切的认识。这种认识,不是书本上的理论,而是带着长江的水汽、带着文物温度的。”也正因如此,《长江画传》的文字自带鲜活的现场质感。书中谈及昆明、贵阳两地与长江文化的内在联系,绝非依托地图作出的抽象推论,而是作者亲临滇池畔考察、研读当地博物馆藏品、与地方学者深入交流后的真切认知。文明就此褪去冰冷抽象的标签,成为可触碰、可感知的具象载体——铭刻于山河大地之上,凝固于砖石陶玉之中。

《长江画传》的主要学术价值,在于重新梳理了长江文明的基因谱系。上世纪80年代之前,学界与大众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大多以黄河流域为核心,长江文化长期被低估甚至忽视。

现代考古学的一系列发现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——良渚、三星堆、盘龙城……这些遗址以实物遗存证明,长江流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。《长江画传》正是建立在这一学术共识之上的系统性书写。全书分为十个章节,各章节既独立成篇,又相互勾连。这样的构架跳出传统“线性编年”“区域分割”两种叙事模式的局限,实现全时空观照、多维度交织,堪称一部长江文明的“百科全书”。全书从长江的自然地理与水利根基,延伸至文明起源与文化脉络,再拓展到交通格局、城市群落与当代发展,搭建起一条完整的文明叙事链。该书没有偏重历史而淡化经济,而是对全流域文明风貌作出立体贯通的呈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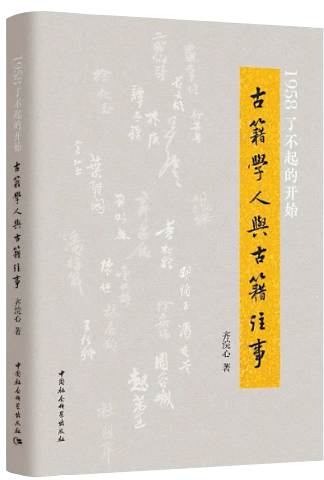
《长江画传》的出版,恰逢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关键时期。它不仅是对过往的回望,更是对未来的期许:阐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价值,助力文化遗产保护,唤起读者传承文脉的文化情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它不只是一本书,更是一座“纸上的文化公园”,邀请每一位读者在其中漫步、驻足、沉思。

一部江河史诗,一曲文明赞歌。合上《长江画传》,三百余幅图像依然在记忆中奔涌。从雪山到海洋,从远古到当下,从自然造化到人文创造——长江最终指向的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。《长江画传》是一座桥梁,让每一个翻开它的人,都能在图像的长河中,望见文明的倒影,听见大江的回声。

打捞古籍出版的往事

读《1958了不起的开始:古籍学人与古籍往事》

□张孝军



《1958了不起的开始:古籍学人与古籍往事》/齐浣心/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/2026年3月

地,以实证印证“了不起的开始”绝非虚言。相较于以往偏重成果罗列的著作,本书聚焦制度建设全过程,填补了古籍小组初创期组织机构、人员遴选、规章立立的史料空白。

全书最动人之处,在于跳出宏大叙事,聚焦齐燕铭、金灿然、范文澜、吴晗、叶圣陶、陈垣等老一辈文史名家,把宏大的古籍工程落到个体治学日常之中。作者摒弃人物履历式平铺直叙,结合编纂细节还原学人抉择:陈垣以学术根基锚定发展方略,审订典籍体例;金灿然执掌中华书局,统筹编辑队伍与出版落地;吴晗、范文澜牵头扛起二十四史点校重任,集结全国史家分工勘校。在物资有限、条件简陋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一众学者不计名利、埋首故纸,厘定篇目,用半生心血搭建起现代古籍整理的学术范式。本书既记功业,亦录困境,客观呈现早期古籍工作经费、人力匮乏等现实难题,完成对第一代古籍拓荒者的致敬与立传。

齐浣心所著的《1958了不起的开始:古籍学人与古籍往事》立足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这一关键节点,以一手档案、日记、出版史料为根基,分“古籍往事”“古籍学人”两大板块,复原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起步的鲜活历史,既是一部行业断代史,亦是一代学人守典传薪的精神列传。全书跳出单纯书目梳理的写作范式,以制度搭建为骨架、学人躬耕为血肉,精准注解为何1958年成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划时代的起点。

1958年2月,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正式组建,结束了此前古籍出版零散无序、无统一规划的局面,我国古籍整理从民间自发、出版社零星刊印迈入国家统筹、系统规划的新阶段。作者深挖中华书局存档文稿、会议记录、早期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、学人私人日记等稀缺原始资料,厘清小组从提案、报批、落地的完整脉络,完整还原顶层制度诞生细节。书中用数据直观印证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:建国初期年均古籍整理出书不足30种,小组落地后年均出书增至200种,《册府元龟》影印、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等里程碑项目陆续立项落

敬畏自然 保护生态

读《白色罕达犴》

□谢尚国



《白色罕达犴》/海勒根那/百花文艺出版社/2024年8月

海勒根那的短篇小说集《白色罕达犴》以原始森林与北方草原为底色,以狩猎、游牧、赛马、牧羊等传统生活为脉络,用诗性而厚重的笔墨聚焦自然生态文化,深入发掘游牧文化与当代生态保护观念的契合之处,探索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。

在作者的笔下,自然不是人类征服的对象,而是孕育万物、救赎灵魂的母亲,每一种生灵都承载着自然的意志,每一片山林草原都藏着生命的密码。在开篇之作《白色罕达犴》中,白色罕达犴如同森林的精灵,在暴风雪中救下濒死的猎人阿日坤,用体温驱散严寒,用气息指引方向。这场生死际遇,彻底改写了猎人生轨迹,使他成为森林与罕达犴的守护者。白色罕达犴象征着自然的包容与慈悲,也警示人类不可肆意掠夺与伤害,这正是游牧文化中尊重生灵、守护家园的生态智慧,与现代生态保护理念一脉相承。而《放生马》中的云青马,更是草原灵性的化身,它向往自由、坚守尊严,不愿被圈养、被驯服,最终向着草原深处绝尘而去,回归自然的怀抱,也印证了游牧文化中顺应天性、回归自然生态追求。这种对自然的书写,构成了整部小说集最动人的底色,也让敬畏自然、保护生态成为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,与当代生态保护理念高度契合。

书中多篇作品通过少年的成长经历,见证传统狩猎、游牧文明的兴衰更迭,完成从懵懂到成熟、从征服到敬畏、从执念到释然的精神蜕变,更完成了从传统生存观念

向现代生态理念的认知跃迁。《少年猎熊记》中的达瓦,带着猎枪与猎犬踏入山林,满心都是少年意气与征服欲,渴望用猎杀证明自己的勇气与力量。然而,在与受伤老棕熊的对峙中,他直面生死,也直面生命的重量。当看到棕熊眼中的坚韧与求生欲时,他内心的狩猎执念开始崩塌,终于明白猎人不是杀戮者,而是森林的守护者。达瓦的成长,是传统狩猎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转变的缩影,也是人类从征服自然到敬畏自然、保护自然的认知觉醒,彰显了游牧生态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。《骑手嘎达斯》中的少年骑手,同样在赛马与驰骋中完成了成长与生态坚守。这些少年的成长故事,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游牧文明的生态智慧与珍贵价值,也看到了古老文化与现代生态保护理念相融共生的可能。

如果说自然灵性与成长觉醒是小说集的温情底色,那么对传统狩猎、游牧文明的生态书写,则是其最厚重、最深刻的内核。在现代化、城镇化的浪潮中,北方草原与森林的传统生活方式逐渐式微,逐水草而居的游牧、山林间的狩猎、策马奔腾的赛马、冬日里的放牧,这些延续千年的文明形态,承载着顺应自然、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,即便面临冲击,依旧在坚守中寻求新生,为当代生态保护与文化遗产提供了深刻启示。

尽管传统狩猎、游牧文明在时代浪潮中渐渐远去,但其蕴含的敬畏自然、和谐共生、坚韧坚守、心怀感恩的生态精神内核,却在小说集中得以传承,成为北方民族永不磨灭的灵魂,更为当代生态保护与文化遗产传承提供了精神支撑。作者在书写文明变迁的同时,更在书写生态文化的赓续,让我们明白,文明的形式可以更迭,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精神永远不会消亡。《父亲鱼游而去》则将这种生态精神的传承推向了极致。父亲以自己的方式,挣脱了现代文明的束缚,回归自然的怀抱,践行着草原民族归于自然的生命信仰。

读完《白色罕达犴》,内心满是震撼与感动,也满是沉思与感慨。海勒根那以一部短篇集,书写了北方林海草原的生态变迁,书写了游牧生态文化的兴衰更迭,书写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,书写了生命的尊严。这本书是一曲传统生态文明的挽歌,也是一首敬畏生命的赞歌,更是一部游牧生态文化在新时代传承发展的启示录。

